

# 何來「斷層」！

• 舒 蕪

有人說：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，反傳統反得徹底，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層。有不少人應和此說。我卻不能理解，不知道何來「斷層」！

大概也是多年來講起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時，講得太熱鬧了：似乎舞台大幕一開，鑼鼓喧天，陳獨秀、胡適、錢玄同、魯迅、周作人、劉半農等大將，一個接一個出場，率領千軍萬馬，把舊勢力殺得落花流水，抱頭鼠竄。其實何嘗有這麼一回事？當時也就是那麼幾位聲名不彰的先覺者，在北京的兩三家報刊上寫寫文章，鼓吹鼓吹新思想。儘管北京足以影響全國，足以吸引國際的注意，儘管當時許多地方都有覺醒的青年，關心聆聽着北京的聲音，但從全體而論，瀰天黑暗還正籠罩着中國，看來休想動它分毫。所以，錢玄同勸魯迅寫文章，魯迅一聽就明白，這是《新青年》的同人感到寂寞了。他於是站出來吶喊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，使他們不憚於前驅。沒有人比魯迅更深知痛感古中國的麻木冷漠了，在〈狂人日記〉、〈孔乙己〉、〈藥〉、〈明天〉、

〈風波〉、〈阿Q正傳〉這些名篇裏面，魯迅反覆地寫出了古中國的麻木冷漠的可憎可鄙而又可怕，它似乎是無形無聲的，然而又是猙獰的、血腥的、蒸騰着人肉筵席的「芳香」的。魯迅不是用吶喊來掩蓋它的存在，而是用吶喊來提醒先覺者時刻不要忘記它的存在。魯迅控訴古中國的仁義道德無非是吃人的道德，古中國的文明無非是人肉筵席的文明，是當時最激烈的言論。魯迅的控訴都有充分的根據，他的那些名篇裏的平凡的生活、停滯的角落，就都是他的根據。正是咸亨酒店裏的掌櫃、夥計、顧客乃至孩子們的冷漠的取笑，吃掉了孔乙己。正是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的輕薄的調笑，在咀嚼着單四嫂子。正是駝背五少爺、花白鬍子乃至華老栓、華大媽、小栓，夥同夏三爺、康大叔、紅眼睛阿義一起，屠殺了夏瑜。阿Q先是興高采烈地看殺革命黨，終於又被當作革命黨，被槍斃在螞蟻似的看殺頭的人們的喝采聲裏。

即使是魯迅這樣最強有力的吶喊，對於古中國的瀰天的黑暗，匝地

的麻木，其實也不會有甚麼立竿見影之效，何況「五四」時期新文化運動者提出的許多具體要求，今天看來實在平凡而有限得很。例如，白話文、戀愛自由、婚姻自主、男女同校，這些在今天算得甚麼呢？可是當時，這些就引起了舊勢力的最瘋狂的仇恨。正如魯迅所指出，當時單是對於提倡新式標點，就有人恨得要「食肉寢皮」。魯迅完全不是過甚其詞。林紓在他的影射小說《荊生》裏，就設想有一個「健男子」荊生，把三位提倡新文化者（實指陳獨秀、胡適、錢玄同）痛打一頓，並且聲稱本可殺掉他們，今且不殺，「留爾以俟鬼誅」。他舉出那三人的該殺的言論，不過是反對孔子、反對舊道德、主張白話文而已。改革者方面的言論，何嘗有過這些血淋淋的詛咒？魯迅的「救救孩子」、「掀翻吃人的筵席」等等呼聲，比起來太溫和了。

我實在不懂，有些人為甚麼單是記住改革者這句話「過激」、那句話「尖刻」？為甚麼對於反改革者的兇狠殘忍就視而不見，見而不怒，怒而易過易忘？近些年來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《語絲》等著名的新文化報刊，都已重印出版，這是好事。然而另一面卻未曾顧到：和這些刊物同時，全國報刊之多，它們所登載所報道的反改革的人、事、言、行之充塞着整個中國，拿來一比，就要把幾家新文化的報刊比成九牛一毛，滄海一粟了。那樣大的數量，今天要全部重印，自不可能，也無必要。不知有沒有研究者肯下一番功夫，精選出一部反面材料的資料集來，給我們做個比較，也許可以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一些。

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成功，當然不容低估。它對於古中國的反科

學反民主的舊文化，給予了永遠不可能痊愈的損傷。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日益成長壯大的文化新軍，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，矗立在舊文化的對立面。這些都是怎麼估價也不會過高。但是，如果說它已經把舊文化全部反掉了，甚至把整個民族文化傳統都反掉了，造成了甚麼「民族文化的斷層了」，那又是高得太離了譜，以此為罪，它不敢任罪：以此為功，它也是不便居功的。事實是，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所反對的那些舊文化，後來一直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地滋生着，何曾有甚麼「斷層」？就說「吃人的禮教」吧，自從《狂人日記》發表以來，中國大地上，特別是廣大農村裏，只要有禮教存在的地方，又有哪一天不是繼續大量地在吃人，在嚼着，吞着，津津有味地品味着？有些時候，特別是在人民革命的聲威震懾之下，它在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，但骨子裏還是依舊，形式的變化正是它頑強地堅持存在的方法。魯迅看得最清楚，所以他一再警告道：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迫害，從來就無以復加了，只有改革者往往還蒙在鼓裏：舊勢力有使新勢力妥協的種種妙法，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。

今後我們講中國新文化運動史，要牢記魯迅的警告，不單講改革者為何要改革，而且要講反改革者如何反對改革。把各個時期各個階段，舊勢力（筆和槍）如何窮凶極惡地迫害新文化，如何一以貫之而又千變萬化地堅持它的存在，人肉筵席如何一席接一席地開出來，講深講透，講個徹底。這樣的新文化運動史，纔能使人有起碼的是非之心，不致被「斷層」說嚇得連賠不是。

1992年5月23日